

鄭板橋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再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景印
真蹟

鄭板橋全集（全一冊）

定價大洋九角

（外埠酌加匯費運費）

著者 鄭燮

編校者 王緇塵

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上海大連灣路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所以爲人，能爲萬物之靈者，以人之情，深於其他動物。動物而已。因人對人有情也，故能凝結爲社會，綿續而於母子牝牡之間，死其一，其一若無所感，卽或有之，不然，於親之父母子女，愛之夫婦兄弟朋友，其一死，其已者，此則其情深於其他動物，而社會之所以成立也。物，故能役使萬物，而不爲猛惡之動物所吞噬也。我嘗今之人，並古今之書，曾百不失一焉。此則敢昭告於世。高者，其情之深，其智之高，擬之古今之雜而作此文。

因他故而亡其情，此則不能不。真情，常時時流露於字裏行。之以泣而不自知也，此乃我世人也，蓋實板橋之真情，有

所謂『我要他哭，他不能不哭，我不能不崇拜我』之『迫人特多，以故使我不得不崇拜』

嬰孩時喪母，及其長也，則澹而忘母，哭母無一字無不從心，肺中流出，

至情已歌曰：

難割襁中孤，登牀索乳抱母臥，不知母歿還相呼。兒昔夜啼啼不已，阿母扶病隨啼。昏母咳嗽窗裏，嗚呼二歌兮夜欲半，鴉棲不穩庭槐斷。

字不從心，肺中流出乎？雖僅七十一字，而字字皆實事，至性至情，孰能道此乎？不寧惟是，此猶云憶其生母也。趣然亦未嘗絕無，而世俗流言，至有『六月裏日頭晚，因此雖有賢淑之後母，而其子溺於世俗之成見，亦必毒蛇與猛虎焉！惟板橋則不然，其於後母對已之待遇，亦純孝之天性，油然而流於筆墨間而不自知也。三歌曰：

無端涕泗橫闌干！思我後母心，悲酸十載持家足。辛苦使我不能復憂，饑寒時缺一升半升米，兒怒飯少相觸抵，伏地啼呼面垢汗，母取衣衫爲湔洗，嗚呼三歌兮，歌徬徨北風獵獵吹我裳。

亦字字皆實事，無一語虛飾，而後母之賢淑，不必另贊一辭，亦已和盤托出，非至性至情之人，能爲此至性至情之文者乎？蓋「言爲心聲」，心而非至性至情，卽有所言，亦必浮泛而不切於事理。譬之錦衣玉食之人，言貧苦強健無病之人，而效呻吟庸有當乎？板橋之篤於其親，已具見於上二歌，而板橋又無兄弟，因推其親之愛，而遠及於堂弟，亦復諄諄如手足如骨肉焉。懷舍弟墨云：

我無親弟兄，同堂僅二人。上推父與叔，豈不同一人？一身若連枝，葉葉相依因。樹大枝葉富，樹小枝葉貧。况我兩弱幹，荒河蔓草濱。走馬折爲鞭，樵斧摧爲薪。含悽度霜雪，努力愛秋春。我年四十二，我弟年十八，憶昔幼小時，清癯欠肥腴。老父酷憐愛，謂叔晚年兒，餅餌擁其手，病飽不病飢。出門幾回顧，入門先抱持。年來父叔歿，移家就他宅，幸有破茅茨，而無飽糠覈……家貧富書史，我又無兒子，生兒當與分，無兒盡付爾。離家一兩月，念爾不能忘。客中有老樹，枝葉鬱蒼蒼。東枝近簷屋，西枝過鄰牆。兩枝不相顧，剪伐誰護將。感此傷我懷，苦樂須同嘗。

不亦情真語摯，令人讀之，油然生其友悌之念乎！而詩中於父之愛姪，

亦不遺一字，且均非空空洞洞。自言其愛弟之情篤也！以樹起，以樹結，則『同氣連枝』之義，無不昭然若揭矣！且板橋不特對於母弟爲然，其於遠族，亦無不視同骨肉。范縣署中寄舍弟墨云：

剡院寺祖墳，是東門一枝，大家公共的。我因葬父母無地，遂葬其傍……成進士作宦，數年無恙……可憐我東門人，取魚撈蝦，撐船結網，破屋中喫糗糠，啜麥粥，寧取荇菜蘊頭蔣角煮之。旁貼蕎麥鍋餅，便是美食。幼兒爭吵，每一念及，真含淚欲落也。汝持俸錢南歸，可挨家比戶，逐一散給……凡人于文章學問，輒自謂已長，科名唾手而得，不知俱是微倖。設我至今不第，又何處叫屈來！豈得以此驕倨朋友。敦宗族，睦親姻，念故交，大數既得，其餘鄰里鄉黨，相賙相恤，汝自爲之，務在金盡而止，愚兄更不必瑣瑣矣。

現今之人，富貴以後，往往遠避戚族，不肯回鄉，恐有所借貸也。而板橋一經作宦，即使弟持俸錢，分散族人及親友，蓋至性至情之人，固非涼血動物所能仰望也。又言科第作宦，俱是微倖，非真誠達於極點，肯爲此言乎！試問肯爲此言者，古今能有幾人哉！

板橋之至性至情，固無以復加，故其視他人也，亦無不出於天然之真情。咏李氏小園云：

兒病母衰，藥老淚滴爐灰，幾死復得活，爲母而再來。終養理之順，哭兒情至哀。老天有矜憐，復使歸母懷。

如此等真情摯語，亦惟板橋，他人集中，實不多見。近人自以爲懷抱『人道主義』，品格高絕，而因無真性情，故雖下筆萬言，終不能道着癢處。板橋對於人道之賊，痛惡排斥，不遺餘力，雖斧鉞刀鋸，不能及其一言一章之深至。如姑惡、前後孤兒行，皆維持人道之傑作，往古來今，不易多得之文章也。讀者其細味之！

孟子曰：『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』又曰：『無惻隱之心者，非人也。』所謂『惻隱』者，亦卽人之真性情耳。然世人又有專圖利己而喪亡其惻隱之心者，亦獨何歟？是非識高見廣之人，不能知其故言其理也。板橋之後孤兒行云：

十歲喪父，十六喪母。孤兒有婦翁，珠玉金錢付其手，蒲葦繫盤石，可以卒長久。縱不愛他人兒，寧不爲阿女守？丈夫翁得錢歸，鼠心狼肺，側目吞肥，千謀萬算，伏危機！姥曰不可，翁曰不然。令孤兒汲水大江邊，失足落江水，鄰救得活全。丈夫聞知復活，不謝鄰舍，中心悵然……

如此種鼠心狼肺之輩，世實多有，非板橋過刻，爲此言也。夫以自己之外孫，利其死亡者，何哉？以其女之『珠玉金錢付其手』也。因珠玉金錢而致人類固有之惻隱心，隨以喪亡，可不悲乎！反之，則逃行（云）。

十日賣一兒，五日賣一婦，來日贖一身，茫茫卽長路……道旁見遺嬰，憐拾置擔筴，賣盡自家兒，反爲他人撫。路婦有同伴，憐而與之乳。咽咽懷中聲，咿咿口中語，似欲呼耶孃，言笑令人楚。千里山海關，萬里遼陽戍……初到若風經，艱辛更談古。幸遇新主人，區脫與眠處。長犁開古磧，春田耕細雨。字牧馬牛羊，斜陽谷量數。身安心轉悲，天南渺何許。萬事不可言，臨風淚如注。

『賣盡自家兒，反爲他人撫。』『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』也。奈何珠玉金錢，一入其手，卽已之親外孫，乃欲置之死地耶！嗚呼！

人非有真情，有高識，不能爲天地間之至文妙文。板橋之能爲至文妙文，卽以其有真情高識耳。『成則爲王，敗則爲賊。』王則譽之，賊則毀之，皆由無真情高識致然耳。板橋咏鉅鹿之戰云：

……項王何必爲天子，只此快戰千古無。千姦萬黠藏兇戾，曹操朱溫盡稱帝，何似英雄駿馬與美人，烏江過者皆流涕。

我人讀此，寧不爲之滿浮一大白哉！此詩之贊項王，與吳梅邨之下相懷古，同一感慨。又一般人對於梁武帝蕭衍之餓死臺城，多因其信佛而詆斥之（如韓昌黎之諫迎佛骨表等）而板橋則獨具隻眼，不肯人云亦云，其念奴嬌金陵懷古十二首云：

秋之爲氣，正一番風雨，一番蕭瑟！落日雞鳴山下路，爲問臺城舊跡。老蔓藏蛇，幽花澱血，壞堞零烟碧。有人牧馬，城頭吹起鬍栗。當初顛代犧牲，食惟菜果，恪守沙門律。何事鉞來翻掘，鼠雀耶攀巢而吸？再曰：『荷荷！』跌踟竟逝，得亦何妨！失酸心硬語，英雄泪在胸臆。

蕭衍本一英雄，學佛並非過失，正患其不學佛耳！佛門第一戒貪，而蕭衍之納北齊侯景，正一『貪』字，植其禍根，以金甌無缺之江南，致鬧得破碎不堪，已亦因之身殉，至曰：『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復何恨！』英雄硬語，酸楚極矣！非板橋道人孰能爲之一剖肺腑哉！

嫉惡如仇，亦是人之通性。有真性情者，其嫉惡自然更甚於平常之人。明之季世，君子道消，天地晦冥，有情人對之，未有不傷深刻骨者。北都淪亡，江南立國，而聚集一班全無心肝的人，亦卽不旋踵而覆滅，後之讀史者，憑弔歔歔而不能自己者，情也；亦性也。板橋金陵懷古咏洪光云：

宏光建國，是金蓮玉樹，後來狂客草木山川何限痛，只解徵歌選色，燕子啣箋，春燈說謎，夜短嫌天窄，海雲分付，五更攔住紅日。更兼馬阮當朝，高劉作鎮，犬豕包巾，憤賣盡江山，猶恨少，只得東南半壁，國事興亡，人家成敗，運數誰逃得。太平隆萬，此曹久已生出。

『犬豕包巾憤，』此輩『衣冠禽獸，』安得不筆誅墨罰，使其無所逭。

形哉！

惟有真情，對於世界上事事物物，乃肯細心體察。有高識，則能識世界上事事物物，都有美醜，善惡，苦樂之兩方面。執一方面而觀察事物，所謂目孔小儒之見而已。板橋之田家四時苦樂歌，都是從極細微處體察田家一方面之苦，一方面之樂，更從惡濁社會各方面體察，只有田家之樂是真樂。故板橋於作知縣之後，亟思仍返於耕田，有此特識者，陶淵明與板橋二人而已。（諸葛亮有此識而不能如願。）故其於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云：

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，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，甚善。而今而後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！……家中婦女，率諸婢妾，皆令習春榆蹂簸之事，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。天寒冰凍時，窮親戚朋友到門，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，佐以醬薑一小碟，最是煖老溫貧之具。暇日啜碎米餅，煮糊塗粥，雙手捧碗，縮頭而啜之，霜晨雪早，得此週身俱煖。嗟乎！嗟乎！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！……

惟其有高超之識見，所以有此曠達之胸懷也。彼汲汲於富貴，戚戚於貧賤之利祿小人，安知天地間惟此爲真樂哉！板橋因能勘破惡濁社會之內幕，故能有此懷抱主張也。且板橋不特如此律己也，其對人亦無如

世所流行之官紳態度。可於此書中覘得之。其第四書又云：

新招佃地人，必須待之以禮。彼稱我爲主人，我稱彼爲客戶，主客原是對待之義，我何貴而彼何賤乎？要禮貌他，要憐憫他，有所借貸，要周全他，不能償還，要寬讓他……

此書所言，皆教弟照其言而施行者也。情真語摯，非仁者能如此乎？以視今日一般新人物，以『勞工神聖』、『勞工解放』爲口頭禪者，及一按其行動，不啻南轅而北轍，寧不羞愧乎？此我對於板橋，不得不五體投地以崇拜之也。且又不特對佃戶爲然也，而於家中使用之人，亦莫不與己之子弟相等。維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云：

余五十二歲，始得一子，豈有不愛之理。然愛之必以其道，雖嬉戲頑耍，務令忠厚排側，毋爲刻急也……我不在家，兒子便是你管束，要須長其忠厚之情，驅其殘忍之性，不得以爲猶子而姑縱情也。家人兒女，總是天地間一般人，當一般愛惜，不可使吾兒凌虐他。凡魚鰕果餅，宜均分散給大家，歡嬉跳躍，若吾兒坐食好物，令家人子遠立而望，不得一露唇齒，其父母見而憐之，無可如何，呼之使去，豈非割心剜肉乎？夫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，此是小事，第一要明理，作個好人，可將此書讀與郭嫂、饒嫂聽，使二婦人知愛子之道，在此不在彼也。

體貼入微，至于如此。陶淵明爲彭澤令時，送一工役給其子，書曰：『汝

旦夕之費，自給爲難，今遣此力（卽工役）助汝薪水之勞，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」陶與鄭境遇同，心理同，懷抱同，古今二人而已。

『讀書明理，做個好人，』是第一事。孔子教人：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板橋教弟教子，亦是此意。惟板橋雖有如此人格，而能傳於後世，使人敬愛者，實文學之力也。孔子曰：『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』故文學於板橋，亦爲要素之一，不可不述其梗概也。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三書云：

……繙閱遺編，發爲長吟浩歎，或喜而歌，或悲而泣，誠知書中有書，書外有書，則心空明而理圓，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？豈復爲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，反失古人真意乎？雖無帝王師相之權，而進退百王，屏當千古，是亦足以豪而樂矣！

此板橋論治文學之特識也。西洋人論爲學，最重懷疑，誠以墨守古人舊說，必至入主出奴，一無創獲。板橋此言，實卽此義。於維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一書云：

讀書以過目成誦爲能，最是不濟事。眼中了了，心下匆匆，方寸無多，往來應接不暇，如看場中笑色，一眼卽過，與我何與也？千古過目成誦，孰有如孔子者乎？讀易至章編三絕，不知繙閱過幾千百徧來微言精義，愈探愈出，愈研愈入，愈往而不知其所窮，雖生知安行之聖，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。東坡讀書，不用兩徧，然其

在翰林讀阿房宮賦，至四鼓，老吏苦之，坡灑然不倦，豈以一過即記，遂了其事乎？……

此言讀書方法，亦卽孔子『溫故知新』之義也。所云『微言精義，愈探愈出，愈研愈入』，正是讀書唯一法門。草草讀過，或雖熟讀而不能用，與食不消化之食物何異？故讀書貴有心得也。

中國千餘年來，皆以文爲學，故文章之美者，可以驚天地，泣鬼神。然學文者雖多，而能創作自成一家者，古今來，亦不過十餘人而已。而板橋之文，亦可於此十餘人中，佔一席也。集中文雖不存，然家書亦其一也。其他不存者，以文必有爲而始作，不妄作也。惟詩詞則爲言志抒情之具，閒居不廢吟詠，故集中僅編詩詞，道情雖云『小唱』，亦詞之支流，所存十首，字字精練，而幾經改創，爲時達十四年之久，則其不肯苟下一字，可知其中所說，皆洞達人情，有裨世道，非妄作也。至其自成一家，與其字畫，皆不肯隨人脚跟，亦步亦趨，板橋作品之可貴者，卽在此點。至效人之體，偶一爲之，亦無礙於文章之美，正可見其才大，無所不能耳。如范縣作音布一首，『橫空盤硬話』，宛然昌黎之遺音。雨中贈梁魏金、骨董諸篇，又宛然陶淵明口吻，置之靖節集中，恐亦難辨，是則因二人境遇同，心理同，懷抱

同，又以寫自然現象爲主旨者也。今錄雨中一篇，以資比擬。

終日苦應酬，連陰得閉門。清涼滿心肺，草木向我言。新竹倚屋簷，綠於窗紙昏。梁燕坐不出，蝸牛滿苔痕。犬跡踏沙軟，躡屐恐泥翻。迴廊足散步，把書行且溫。家醖亦已熟，呼僮傾盞盆。小婦便爲客，紅袖對金尊。

板橋之詞，更不屑步趨前人，然亦有時相類者，則因所咏之人，彼此觀點相同故也。其念奴嬌咏周瑜宅云：

周郎年少，正雄姿歷落，江東人傑。八十萬軍飛一炬，風卷灘前黃葉。樓櫓雲崩，旌旗電掃，燦射江流。血。咸陽三月，火光無此橫絕。想他豪竹哀絲，回頭顧曲，虎帳談兵。歇。公瑾伯符天挺秀，中道君臣惜別。吳。蜀交疎，炎劉鼎沸，老魅成毒黠。至今遺恨，秦淮夜夜幽咽。

此則與坡老『大江東去』同一豪氣縱橫，磅礴斗牛，蓋情真識卓之人，吟人則如其人，咏物則如其物，非故意效顰也。

近人王靜安氏論詞，以『隔』與『不隔』爲評詞標準。蓋『不隔』則真，『隔』則不真，真乃可貴耳。又以詩詞用替代字爲下乘，——如以桂華代月，鬪橋代別離等。——近來倡行之白話詩，亦最忌用典，而以白描爲上乘。板橋集中，以白話作詩者，亦屢見之。如油興化迂曲至高郵七截句，錄其一首如下：

煙簑雨笠水雲居，
輕櫓船兒蝸樣廬。
賣取青錢沽酒得，
亂攤荷葉擺鮮魚。
湖上買魚魚最美，
煮魚便是湖中水。
打漿十年天地間，
驚鷺認我爲漁子。

此等涉筆成趣的句子，試問今人白話詩，及得此否？又如咏破屋云：

廨破牆仍缺，鄰雞喔喔來。
庭花開扁豆，門子臥秋苔。
畫鼓斜陽冷，虛廊落葉迴。
掃階綠宴客，翻惹燕鴉猜。

律詩而用白話，比古體絕句，更不容易，而此詩如『庭花開扁豆，門子臥秋苔』等句，何等自然，且十字完全白話也。集中此等作品甚多，皆可用作白話詩之範本讀。

間嘗論之：詩之所以爲詩者，以其有『詩致』耳——卽山歌童謠亦然。——如無『詩致』如說話一般，長短短長，亂說一泡，豈可名爲詩乎？『詩致』者何？卽古人所說『一唱而三歎，有遺音者矣！』蓋『言有盡而意無窮』，正是詩詞要素。至白話不白話，猶其次也。復次：文學革命之所以需要者，以古文艱深奧晦，一般人讀之，不易瞭解，故用淺顯易解之俗語以易之，此文學革命之第一目標也。若名爲白話詩文，而嚙齷纏夾，令人讀之，終篇而猶莫名其意義之所在，又何爲者耶？板橋作品，雖用文言，亦極易解，已先得文學革命之要素矣！可不佩哉！

我言板橋作品之可貴，以其能『真』，不獨咏人咏事爲然也，卽其對於自己，亦無不出於真誠。其後刻詩序云：

古人以文章經世，吾輩所爲，風月花酒而已。逐光景慕顏色，嗟困窮，傷老大，雖剝形去皮，搜精抉髓，不過一騷壇詞客爾！

此語，豈他人所肯道哉！而其尤有真於此者，則如署中示舍弟墨云：

學詩不成，去而學寫；學寫不成，去而學畫。日賣百錢，以代耕稼實救困貧，託名風雅……

如此真話，試問他人肯實招乎！而板橋則親書實在口供，尤使人心焉嚮之，不能自己也。

我讀板橋全集竟，因心嚮之極，縷縷書此數千字而不能自己者，何也？孟子曰：『人于耳目口舌，皆有同好，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』我爲此言，所馨香禱祝於世者，願人人手此一集，而反覆三致意焉云爾！

鄭板橋，名燮，江蘇興化縣人，清乾隆時進士，官知縣，工詩詞字畫，皆獨具一格，清新拔俗，與人不同。道情十首，詞句淺顯，蓄意深微，可歌可泣，雖云小道，實古今有數文字。及去官歸田之日，有人贈以一聯，板橋適與數友歡飲，展開上聯，爲：

三絕詩書畫

五字以三項事物而上冠以一『三』字，是無語可對的。板橋因屬諸友，

(竹石圖)

(鄭板橋筆)

